

尚志鈞著

著明医学专科学校印

新修本草论文集

尚志鉤著

新學堂編文

善湖山字書解學校印

目錄

我國最早的藥典《唐本草》。

《唐本草》目錄的研究。

《唐本草》藥物品屬（上中下三品）及類（本經別錄新附）的研究。

《新修本草》藥物總數的考察。

《唐本草》的探討。

《唐本草》編修人物的考察。

現存《唐本草殘卷》的考察。

《唐新修本草》在日本流傳的情況。

《唐新修本草》書目提要摘錄。

《英公唐本草》的疑問？

一頁上

四頁下

十四頁下

三十八頁上

四十頁下

四十五頁上

五十八頁上

六十八頁下

六十七頁上

六十九頁下

我國最早的藥典——唐本草

(本文曾發表於一九五七年四月的「醫學史與保健組織」上)

唐本草又名唐新修本草，有時簡稱新修本草，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藥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藥典，因外國最早的藥典是牛倫藥典，牛倫藥典是在一五四六年由牛倫堡政府刊行的^①，而唐本草是唐高宗顯慶四年^②（公元六五九年）編成，比牛倫藥典要早八十七年。但及於政府在一九三〇年編的士垂藥典，其序文里說道：「編雖首創，實始牛倫。」這真是數典忘祖。

1. 唐本草編修的原因 唐以前通行的本草是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集注，陶弘景編本草經集注時，正是中國南北對峙而未統一的時分，陶弘景處在江南地帶，個人見聞和經驗，固然是有限度的。但另一方面由於南北對峙一百多年，到隋唐才統一，唐代經濟繁榮，對外交通，也日趨頻繁起來，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提高，醫藥的發展和經驗，比前代更豐富，那麼原來的神農本草經集注，當然趕不上時代的需要，就有重修的必要。首先提出重修問題的，就是蘇敬，他就向政府提出修纂的建議。很快就得到當時的政府的批准了。

2. 唐本草編修的時間和參加編修的人員 唐本草編修的時間和參加編修的人數各書記載不一。李時珍^③說：「唐高宗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等，修陶隱居所注神農本草經，增加七卷，世謂之英公唐本草。」蘇恭^④重加訂註，表請修定，帝復命趙國公長孫無忌等二十一人與蘇詳定。」孔志

約修唐書序^③云：「蘇恭、閻氏之承遺，雖俗庸之執素，遂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太尉楊州都督監修國史趙國公臣無忌……許孝崇等二十二人與蘇恭詳議。李時珍認為唐本筆光續李勣修過一次，再由蘇恭提出重修，而孔志約只說蘇恭根據閻氏本筆煙集註的缺點，提出重修的建議。新唐書孔志約傳^④曰：「志約與司空參劾修定本筆並圖合五十四篇。」歐陽修撰唐書藝文志^⑤對唐本筆該云：「顯慶四年，英國公參劾，太尉長孫無忌，兼侍中卒致將，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兼太子洗馬弘文館大學士孔志約，尚書奉御許孝崇，胡子恭，蔣彥璋，尚書局直長蘭懷珪，許弘直，侍御醫巢孝儉，太子藥藏監蔣李補，吳嗣宗秘蔣義方，太醫令蔣季琬，許弘發蔣蔣昌，太常丞呂才，賈文通，太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吳師哲，禮部主事顏仁贊，右監門府長史蘇敬等撰。按歐陽修註釋，唐本筆在顯慶四年（六五九年）由二十三人合修，和筆時珍孔志約所說二十二人合修不符。唐會要^⑥云：「顯慶二年，右監門府長史蘇敬上言，閻弘素所撰本筆，事多舛謬，請加刪補，詔令檢校中書令許敬宗，太常寺丞呂才，太史令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尚書奉御許孝崇，並許弘直等二十人，增損舊本，征天下郡縣所出藥物並書圖之，仍令司書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分成五十四卷，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現存新修本筆錢卷^⑦，第十五卷末記有顯慶四年正月十七日修成，並附有名單二十二名，名單中沒有長孫無忌、孔志軍。按通鑑^⑧記載，在唐高宗顯慶四年長孫無忌被許敬宗陷害，在四年四月被策職，七月被遣自縊而

死。權移新臣後，所以新修本草中沒有長孫無忌的名字。總上所說，唐本草是在唐高宗顯慶二年，由蘇敬向當時政府提出修纂本草的建議，立即被政府批准，並指派當時掌握大權的長孫無忌、李勣等領銜負責着手編修，而實際責任可能果由蘇敬負的，到顯慶四年正月十七日全書五十四卷告成，參加編修共三十二人。

3. 唐本草的卷數 各書記載不一。唐本草序^⑤云：「撰本草及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四卷。唐書李德裕傳^⑥曰：「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並圖合五十四篇。唐書元九志^⑦云：「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六卷，圖經七卷。唐書元九志另一種記載是四十八卷。但是舊唐書魏瓘志^⑧記載是五十四卷：「本草圖經七卷，新修八十二卷，新修本草圖二十六卷。李含光本草音義^⑨云：「正經二十卷，目錄一卷，又別立圖二十五卷，目錄一卷，圖經七卷，凡五十四卷。宋李禹錫^⑩所引蜀本草序和唐英公進本草表是五十三卷，李禹錫說：「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草序作五十三卷，及唐英公進本草表云：「勣成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凡五十三卷，又英公撰本草並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三卷。李時珍^⑪亦說是五十三卷。李時珍記道：「本草凡二十卷，目錄一卷，別為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共五十三卷。總上所說，五十三卷和五十四卷的差別是在藥圖的卷數。孔志約、李德裕、唐書元九志、舊唐書魏瓘志、李含光等，均說藥圖是二十六卷。唯李禹錫和李時珍所引藥圖是二十五卷。筆者同意是二十六卷，因

李含光本草音義註明約圖二十五卷另有目錄一卷，共二十六卷。加圖經本草合共五十四卷。

4. 唐本草的藥物分類 李時珍^⑨說：「…分為玉石、草、木、人獸、禽、蟲、魚、果、米

谷、菜、有名未用十一部。」孫思邈千金翼方^⑩分玉石部、草部、木部、人獸部、虫魚部、果部

、菜部、米谷部、有名未用等九部。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⑪分玉石、草、木、獸禽、虫魚、果、

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類。梁陶隱居序^⑫中有註解云：「…今以序為一卷，例為一卷、玉石三

品為三卷、草三品為六卷、木三品為三卷、禽獸為一卷、虫魚為一卷、果為一卷、菜為一卷、米

谷為一卷、有名未用一卷。」總上所說，唐本草記藥物分為九類，即玉石、草、木、禽獸、虫魚

、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類。此神農本草經集註多二類，按梁陶隱居序^⑬中註，神農本草

經集註，將藥物分玉石、草木三品、虫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而唐本草記虫獸

分為禽獸和虫魚兩類，草木分草与木兩類^⑭。由此可見唐本草分類完全是抄襲陶宏景的分类，不

過因動植物藥品數量增加，才把虫獸、草木等作更進一步的分開。

5. 唐本草的藥物數目 梁陶隱居序^⑮中註解所記：「…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五〇

種，三六一種本經，一八一種別錄，一一五種新附，一九三種有名未用。」孫思邈千金翼方^⑯記

載，玉石三品八十二種，草三品二五七種，木三品一〇一種，人獸五十六種，虫魚七十一種，果

二十五種，菜三十七種，米谷二十八種，有名未用一九六種，合共八五三種，但千金翼方目錄中

較有名者用劑實載一九五種，所以實數是八五二種。醫心方^④載有唐本草藥品目錄，卷一第二十頁記有「本草內約八五〇種」。這和陶序中所註的數字八五〇種相同。按醫心方是日本的古書，在國祚永觀二年^⑤（公元九八四年^⑥）著成，距離唐本草年代較近，所以記載數字當然是比較可靠些，所以唐本草藥物總數可能是八五〇種。

6. 唐本草編修的情況 唐本草共包括三部分，即本草、圖經、圖經等三部，在本草方面，基本上按陶宏景本草經集註的分類和編排，例如陶宏景對神農本草經藥物，用紅字書寫，對名醫別錄的藥物，用墨字書寫，而唐本草亦是如此，凡藥物出自神農本草經，用紅字書寫，凡藥物出自名醫別錄，用墨字書寫，凡由唐代新增的藥物，均標以「新附」二字。這種做法，非常重要，因此能够保存了藥物發展的根源。所以唐本草在藥物方面，除了以陶氏本草經集註加以刪整外，並新增藥品一八四種^⑦。在藥圖方面，當時曾下詔全國，征詢各種藥物形態，施以繪圖，如唐會要^⑧云：「征天下郡縣，所出藥物，並書圖之。」唐本草序^⑨云：「蒼頡天下，醫家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丹青繪燠，備藥物之形容。」這就是敘述繪制藥圖的經過，共作藥圖二十五卷，目錄一卷，合共二十六卷^⑩。另外還寫有藥圖說明書名圖經共七卷。以藥圖二十六卷和圖經七卷的數量來看，比本草的卷數大得多，遠超過了正文的記載，這證明唐代對藥品藥物的觀察和記載十分重視的。真是藥物學空前的鉅著。可惜這些藥圖和圖經早已失傳了。

7. 結語 唐本草是在唐高宗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由蘇敬向政府建議編修，由李勣、劉衡和許孝崇等十二人，在顯慶四年（六五九年）正月十七日編成唐本草五十四卷，計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五卷，目錄一卷，圖經七卷。本草約分玉石、草、木、禽獸、蟲魚、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類，載藥八五〇種，新增藥品一四種，凡屬本經藥物，用紅字寫，屬名醫別錄藥物，用黑字寫，新增藥物，標以「新附」字樣，保存了藥物發展的根源。唐本草與國家編修的藥典，按年代計算，比牛倫藥典要早八八七年，所以唐本草不獨是中國最早的藥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藥典。

① 陳思義，實用藥劑學，藥學專一九五二年出版第五頁。

② 蘇敬，新修本草，群聯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下冊，第二三七頁）。

③ 李時珍，本草綱目，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第三三二頁。

④ 蘇恭原名蘇敬，因避宋代趙匡胤祖父趙敬的諱，把敬改為恭。

⑤ 重刊經史証類大全本草，清順治丙申（一九五六年）年刊本，王秋刊，秦鳳儀纂校，第一卷第八頁。

⑥ 新唐書第（〇四）卷，李勣傳。

⑦ 唐書經籍志卷之六：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二七三—二七四頁。

⑧王博：唐會要，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出版，第八十二卷，第一五二二—一五二三頁。

⑨司馬光：資治通鑑，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二〇〇卷，第六三一—六三六頁。

⑩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一一四頁。

⑪重修政和証類本草，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金泰和刊本，卷一第二六頁。

⑫重修政和証類本草，第一卷第二十七頁，閏序註中云：「……據此以別錄加又為七卷，序云

三品混雜，冷熱錯，……實使草木同品，出於共泰，披覽既難，圖繪非易。」由此法可知

氏分類本草亦為一類，出數為一類，但中華醫史雜誌七卷二期（一九五五年二號）第八十四

頁，馬繼興說陶氏以藥茶為一類，我不同意他的說法。

⑬孫思邈：千金翼方，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影印，卷二—四，第一四—五九頁。

⑭丹波康賴：醫心方，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影印，卷一第二十四頁。

⑮丹波康賴：醫心方，上冊序第一頁。

⑯萬國農：中國歷史紀年表，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一二九頁。

⑰重修政和証類本草第一卷第二十二頁，嘉祐補注總序云：「……參酌等身參差考得失，又增

一（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廣本草，但同書卷一第二十六頁，閏序中註為

一（五種新增，究竟是新增一（四種還是十一五種待考。

唐本草目錄的研究

(本文曾發表于一九六〇年第二号的「北京中醫學院學報」上)

「唐本草」原書久已失傳，它的目錄存於醫心方和千金翼方，日本傳鈔的唐本草雖有流傳，但已殘缺不全。現存的唐本草目錄，以醫心方所載的唐本草目錄較為可靠。而千金翼方上唐本草目錄不太可靠，因現存的不全翼方所載的唐本草目錄，尚有若干疑問不能解決。

現在用一九五五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的千金翼方來研究，可以把該書所錄唐本草目錄存在若干問題，歸納如下四點來討論。

- (一) 藥物數目上增減的問題。
- (二) 藥物合併和分條的問題。
- (三) 藥物位置排列次序的問題。
- (四) 藥物總數的問題。

現在把這四個問題，分別討論如下。

(甲) 藥物數目上增減的問題。

(一) 千金翼方⁽¹⁾所錄的唐本草缺披子。

千金翼方所錄的唐本草缺「披子」，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²⁾所錄的唐本草有披子，醫心方記

彼子列在唐本草中虫魚類第五十六號，其位置處在雀甕與鼠婦之間，而重修改和証奏本草⁽³⁾卷三十有名未用類中載有「彼子」，該彼子條正文是「底白字」，正穴下標有「唐本法」和「今時」等小注，從「底白字」的標記証實彼子原屬神農本草經藥品，從唐本注⁽⁵⁾的標記証實彼子在唐本草中確有這味藥，從今注⁽⁶⁾的內容來看，彼子在唐本草是列在虫魚類中，到宋代編定開寶本草時，彼子才被由虫魚類遷到有名未用類中。根據這些資料証明唐本草原來是有彼子的，不知千金翼方的虫魚類為什麼漏列彼子。

二千金翼方多「北行藥」和「領灰」

千金翼方所載唐本草目錄的有名未用藥物總數，題註是「九六味」⁽⁷⁾，實數僅「九五味」，如把這「九五味」順次標以號碼，則七十八號是北行藥，一三七號是領灰，但醫心方、新修本草、証奏本草等書的有名未用類中均無北行藥和領灰。

証奏本草的有名未用藥物總數是「九四味」，如刪除宋代所增入的「彼子」外，實數是「九三味」，比千金翼方的有名未用藥少北行藥和領灰兩味，按証奏本草由開寶本草發展而成的，而開寶本草又源本於唐本草而成，既然証奏本草無北行藥和領灰，那麼開寶本草所依據的唐本草也一定能沒有北行藥和領灰。

新修本草的有名未用藥總數亦是「九三味」⁽⁸⁾，比千金翼方少北行藥和領灰兩味，新修本草有名

未用類（九三種，是由名醫別錄（七三種和唐本草所退的藥品二十種合共組成（九三種，新修本草第三六八頁特別指出「右有名無用有合（百九十三種。並在腳注說明「（百七十三種舊，二十種新退。由此証明新修本草殘卷中有名未用類確實無北行藥和領灰，也不是漏列。按現存的新修本草殘卷，是由公元七三一年日本田邊史手鈔本影印而來的⁽⁹⁾，它距離新修本草編成時間（六五九年⁽¹⁰⁾）僅七十二年，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新修本草不會有多大變動的，如今新修本草殘卷的有名未用類既無北行藥和領灰，那麼日本田邊史在公元七三一年鈔時所依據的唐本草亦可能沒有北行藥和領灰。

醫心方所載唐本草藥物目錄的有名未用類，只有題注數字，並無藥物名稱，這個題注數字也是（九三種⁽¹¹⁾，恰與新修本草殘卷所載數字相同，這也充分說明醫心方的有名未用類缺少北行藥和領灰兩味藥。

証表本草、新修本草殘卷、醫心方等三書均無北行藥和領灰，獨千金翼方多此二藥，不知原因何在？一種可能是由於這些書在最先傳鈔時所依據原始的唐本草鈔本不同的緣故，另一種的可能是在後人在千金翼方中額外增加了北行藥和領灰，根據本文所列的資料（見下面）來推測，現存的金翼方卷二到卷四本草部分，恐怕已失去孫思邈原始所錄的本草面貌了，所以現存千金翼方多北行藥和領灰兩藥，是否從孫思邈著書時多起，倒是一個疑問？

(乙) 藥物合併和分條的問題。

(一) 箴竹葉與淡竹葉。

千金翼方卷三第三十六頁所載唐本草部中品共二十九味，把這二十九味的順序次標以號碼，則第四號是箴竹葉，而第五號是淡竹葉，這兩味藥在詠異本草和新修本草及醫心方等書中均併為一條，醫心方卷一第二十九頁本草部中品把箴竹葉與淡竹葉併為一條，定名為「竹葉竹葉」。所以醫心方所載唐本草部中品只有二十八味。

新修本草卷十三第一二七頁，亦把這兩個藥併為一條，定名為竹葉竹葉，其敘述正文完全和千金翼方中分為兩條敘述相同，只是題注數字不同，新修本草部中品題注二十八味，千金翼方是二十九味。由於合併和分條產生不同的數目，因而使唐本草約品總數就會產生不同的數目了。

(二) 冬葵子與葵根。

千金翼方卷四第五十一頁所載唐本草部藥品共三十七味，如把這三十七味的順序次標以號碼，則第四號是冬葵子，而葵根是併在冬葵子條內，詠異本草也是把葵根併在冬葵子之內作為一條來敘述的。但新修本草卷十八第二六一頁把冬葵子和葵根分為二條，因此新修本草部藥品總數是三十八味，比千金翼方多一味。醫心方卷一第三十三頁也是把冬葵子和葵根分為二條，所以醫心方部藥品總數也是三十八味，比千金翼方多一味。

(三) 韭与白藜蘆。

千金翼方卷四第五十一頁藥部約品把白藜蘆併在韭條內叙述，新修本草卷十八第二六一頁把韭与白藜蘆分立為二條，醫心方卷一第三十三頁亦把韭与白藜蘆分立為二條。

(四) 藥物位置的遷移的問題。

(一) 蝸牛的位置。

千金翼方卷四第四十六—四十七頁虫魚藥部品共七十一味，如把這七十一味藥順次標以號碼，則三十二號即是蝸牛，其位置處在三十一號蛭蟪的後面，但醫心方卷一第三十二頁虫魚藥中的蝸牛居於劉蕡第三號，處在田中螺汁的後面，新修本草缺虫魚藥，所以無從對証，這只好從証藥本草來研究，証藥本草卷三十一（第四三二頁）有蝸牛，在蝸牛條下有「今注」云：「蝸牛條唐本螺在田中螺之後，今詳開隱居云，形似蛭蟪，而背負壳……二種當近似一物，主療頗同，今移附蛭蟪之下。」在這個今注里，明明指出蝸牛在唐本草是列在田中螺的後面，到了宋代開寶六年（公元九七三年）編定開寶本草時，蝸牛才被移到蛭蟪的後面。由此看來，千金翼方中的蝸牛位置是經過後人移動的。

(二) 天鼠矢的位置。

天鼠矢在千金翼方虫魚藥中居第十九號，其位置處在蛭蟪之下，但醫心方卷一第三十二頁虫

魚類中天鼠矢居三十七號，其位置處在蟹條的下面，新修本草缺去魚類，無法確定誰是誰非，但從該系本草卷十九第四〇二頁天鼠矢條下「唐注」來研究，千金翼方中天鼠矢的位置，似乎被後人移動的。「唐注」言道：「李氏本草云即伏翼屎也。」由于天鼠矢和伏翼有關係，可能是後人就其以類相近而放在一起。

(三) 田中螺汁和貝子的位置：千金翼方卷四第四九頁魚類中的田中螺汁的位置是在貝子的前面，但醫心方卷一第三十一頁出魚類中的田中螺汁是放在貝子的後面。

(四) 紫紺麒麟竭的位置：

紫紺麒麟竭在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頁玉石下品居二十三號，但醫心方和新修本草均把紫紺麒麟竭列在玉石中品第二十六號，紫紺麒麟竭是唐本草新增的藥品，其位置究竟在玉石中品還是玉石下品，可以從該系本草來研究，該系本草卷十三第三二〇頁紫紺麒麟竭條下有分按云「紫紺麒麟竭……唐本先附，玉石部今移。」在這個「今按」的內容中指出紫紺麒麟竭原在唐本草新添的藥品，或列在玉石部下內。開寶本草編定時，才把它有玉石部移到木部，開寶本草把它移木部中品，那麼紫紺麒麟竭在唐本草的位置，也應該處在玉石部中品。

(五) 胡桐淚的位置：

千金翼方卷三第三十三頁草部下品第十八號是胡桐淚，其位置在烏雞屎天下，但醫心方和新修

本草兩書均把胡桐淚列在玉石部下品第二十四號，其位置處在礪沙的後面。該奏本草把胡桐淚列在木部中品，或在正文下附有小注說明「唐本先附，草部今移。」部也就是說明胡桐淚在唐本草中是新增的藥品，原列在草部，開寶本草編定時，才把它移到木部來，這種遷移亦可以開寶本草重定序來証實之。該奏本草卷一第二十八頁開寶重定序云：「胡桐淚改從木部。」由此推知開寶本草編定時所依據的唐本草，其胡桐淚是在草部的，這和金翼方中胡桐淚列在草部情況相同，但與新修本草殘卷把胡桐淚列在玉石部不相同，為什麼有這種差異呢？可能由於原始鈔本的唐本草舛錯所致。

(六) 胡藿的位置：

金翼方卷三第三十二頁草部下品之下共六十八味，其第十味是胡藿，其位置處在陸英的后面，以羅心方卷一第二十八頁把胡藿列在草部下品之下第二十四味，其位置居於狼跋子之後，究竟誰對呢？由於新修本草殘卷缺草部藥品，那只有從該奏本草來考察，該奏本草卷十一（第二六五頁）羅心方附有「今注」云：「胡藿，唐本草編在狼跋子之後……今但移附陸英之下。」按今注的資料原出於開寶本草⁽³⁾，開寶本草所依據的唐本草，其胡藿的位置在狼跋子之下，到開寶本草編定時，才把胡藿移到陸英的後面，如今金翼方把胡藿排在陸英之下，那很明顯的，金翼方中胡藿位置是經過後人移動的。